

# 金玉王朝

风弄 / 著 王二 / 绘

夺玉  
上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# 金玉王朝

金玉  
上

风弄 / 著  
王一 / 绘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金玉王朝. 1 / 风弄著; 王一绘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22-9315-5

I. ①金… II. ①风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1511 号

---

主 编: 乐 坚  
策 划: 卢 卫

装帧设计: 小莽  
责任编辑: 卢 卫 张维辰  
文字编辑: 咕噜 愚子

## 金玉王朝 1

风弄 / 著 王一 / 绘

出版发行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)

印 刷: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3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2-9315-5

定 价: 32.00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0-87608715-321

# 目 录

第 一 章 .....	004
第 二 章 .....	019
第 三 章 .....	034
第 四 章 .....	051
第 五 章 .....	070
第 六 章 .....	085
第 七 章 .....	097
第 八 章 .....	113
第 九 章 .....	130
第 十 章 .....	143
第 十 一 章 .....	159
第 十 二 章 .....	172
第 十 三 章 .....	186
第 十 四 章 .....	203
第 十 五 章 .....	220



1247.59  
767  
71

# 金玉王朝

金玉  
上

风弄 / 著  
王一 / 绘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金玉王朝. 1 / 风弄著; 王一绘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22-9315-5

I. ①金… II. ①风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1511 号

---

主 编: 乐 坚  
策 划: 卢 卫

装帧设计: 小莽  
责任编辑: 卢 卫 张维辰  
文字编辑: 咕噜 愚子

## 金玉王朝 1

风弄 / 著 王一 / 绘

出版发行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)

印 刷: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3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2-9315-5

定 价: 32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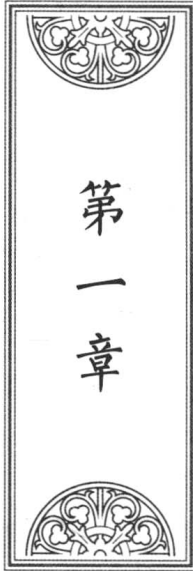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0-87608715-321

# 目 录

第 一 章 .....	004
第 二 章 .....	019
第 三 章 .....	034
第 四 章 .....	051
第 五 章 .....	070
第 六 章 .....	085
第 七 章 .....	097
第 八 章 .....	113
第 九 章 .....	130
第 十 章 .....	143
第 十 一 章 .....	159
第 十 二 章 .....	172
第 十 三 章 .....	186
第 十 四 章 .....	203
第 十 五 章 .....	220



第一章





宣怀风把双手举到脖子下，收拢围巾，冒着雪匆匆往同仁会馆赶。

这个春节，比任何一年都冷。

人走在路上，寒风呼呼往脖子里钻，空气吸到肺里像会结冰似的。但冷归冷，毕竟是大年三十了，已经有穿得像粽子似的孩子们在街上兴高采烈地跑着，丢着噼里啪啦的炮仗；有几个蹲在家门口堆雪人，等着一年里最丰盛的团年饭。

经过一个路口时，三四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一窝蜂地追过来，朝他伸着手。

“先生！先生！新年大吉大利！赏几个发财钱！”

“步步高升！先生！赏几个发财钱，步步高升！”

宣怀风看见他们跟过来，早就加快了脚步，但是最终又停下了，从怀里掏出一毛钱，递给其中一个看起来最瘦弱的孩子。

乞丐们的声音顿时轰响，“我呢？我呢？”

“赏几个发财钱！”见到有人施舍，本来蜷缩在路边檐下、寒冬腊月饿得脊梁贴背的难民们眼都亮了，一堆儿涌上来。

宣怀风吓了一跳。

他身上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拿去施舍，赶紧抱着手里的书本，撒开脚步往前跑开了。

回到同仁会馆，身上已经跑出一身汗。

宣怀风呼出一口气，跨进早被踩得微凹下去的老门槛，把白色的长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，整理了一下领口，才缓步进去。

会馆的伙计正端着热水经过，看见是他停下来，朝他笑着说：“宣先生，是您啊？怎么走得一身汗？我这有热水，给您拧条毛巾擦擦。”拿下肩膀上搭的白毛巾，在热水里荡了荡，“新毛巾，干净。”

宣怀风道了一声谢，接过毛巾。

“不是走，是跑。”他用热乎乎的白毛巾轻轻抹了一下脸，动作带着一种不寻常的优雅好看，年轻的脸因为刚才的跑动染上一丝淡红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：“在路上给了一个小乞丐一毛钱，结果围了一群上来。”

伙计一听就叫起来了：“哎呀，您不该给啊！这年头，满大街的乞丐，给了一个，准跟一百个过来，再多的钱也给不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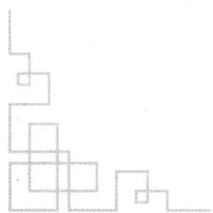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一个小孩子看着怪可怜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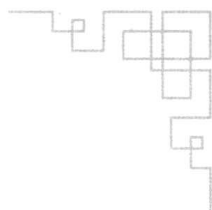
“外头可怜的人多着呢，谁不可怜？”伙计打量了宣怀风一眼，实实在在地说：“宣先生，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说错了您别见怪。您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年轻太好心了，今天帮这个学生买笔，明天施舍一下乞丐，我看您还是先顾着自己吧，有钱也先管好自己吃住……”

“哦，对了。”宣怀风把手伸进怀里，“学校今天发了薪金，这个月的房钱，还有下个月的，我现在就付。”

“别别！我不是追您的房钱。”伙计一脸尴尬地摆手。

“该付的还是要付。”





宣怀风把口袋里的信封掏出来，里头装着学校刚刚发的薪金。

他不是资深教员，薪金并不高，一个月的薪金，加上补课补到大年三十的补课费，还有微薄的过年费，信封中总共只有二十三块钱。

不过就算如此，也已经算不错了。

现在全国乱哄哄的，似乎一切都沉浸在莫名其妙的改变中，各种政府此起彼伏，朝令夕改。

前一阵子还在提倡外国科学，要重视数学教育，现在新的教育总长上任，数学立即又不重要了，立即时兴起国学来。

学校的教务长前几天曾经透出口风，可能要裁掉几个数学教师。

宣怀风想到这个就有点苦恼，默默咬了咬牙，不去想年后裁员的事，用一副平静的表情从信封里取出四块钱，“给，两个月的房租。”

“谢谢了，宣先生。”

宣怀风把钱给了伙计，转身往自己租赁的房间那头走，后面伙计又追了上来，“宣先生，您看我这记性，忘了和您说，今天下午有您的电话，是我接的。”

宣怀风把头转过来，“是我姐姐？”

“对对，是年太太打过来的。您猜得真准。”

宣怀风微微一笑。

这也不用猜，他到首都不到一年，又向来不喜欢交朋友，人生地不熟，除了姐姐，也没别人会打电话到会馆找他。

“她说了什么吗？”

“年太太说，今天大年三十，一定要请您去她那里吃团年饭。”

去姐姐那儿？

宣怀风不明显地皱了皱眉，温和地说：“谢谢你告诉我，我这就打个电话给她。”

刚要走，伙计笑着说：“宣先生，电话不用打了。年太太再三叮嘱过，您别想着不过去，找什么借口敷衍也不行，她就您一个亲弟弟，绝不许您在外头过大年三十的。”嘿了一声，“我是照着年太太的话转告您的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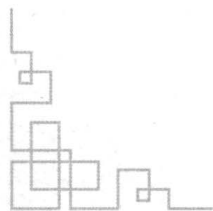
姐命难违，没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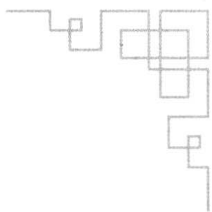
宣怀风回到房间，梳洗了一下，本来打算就这样去，想了想，又转回来打开衣橱。

衣橱不大，他挑了一套出来。

西装是从前留学的时候在英国定做的，材料和手工都一流，所费不菲，只是毕竟穿过几年，没有刚做好时那样尊贵气派，不过仍是干干净净、平平整整的。

宣怀风换好衣服，到街上买了两袋水果，才往年宅里去。





到了年宅，按了门铃。

不一会儿，大门就开了一条缝，露出张妈熟悉的脸，一瞧见宣怀风站在门口，顿时笑得眼睛眯起来，殷勤地叫起来：“小少爷回来了！快进来，外面风大。小姐正在里面伸长脖子等着你呢！”

张妈是陪着宣代云一起过门到年家的老妈子，看着宣家姐弟长大。

宣代云嫁给年亮富那几年，还没新式婚礼这个词，依旧流行那一套老传统，宣代云披红头巾上花轿时，张妈就是跟在花轿旁的陪嫁老妈子。

宣太太去世得早，张妈一辈子没嫁人，就把宣代云宣怀风看成自己生养的，见到宣怀风比看见谁都高兴，脸上的皱纹全笑得打褶了，拉着宣怀风的袖子就往里头送。

“太太！”张妈到了东屋，提高的声调里全是欢喜，“小少爷过来了！”

“怀风来了？快进来。”

“姐，没买什么东西，给你和姐夫带了一点水果。”

“真是的，说了多少次，来姐姐这里不许买东西。你是我亲弟弟，又不是外人。”宣代云，也就是年太太，轻轻责备了一句，立即又变得喜洋洋的，扶着他的肩膀，“怀风，就站在这，别动。张妈，

把我帮怀风买的新衣服拿过来。”回头冲张妈说了一句。

“姐姐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需要衣服我可以自己买……”

宣代云一口截住他的话，横了弟弟一眼，“就你那点教员薪金够干什么的？你又从小娇生惯养，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唉，从前有爸爸在，钱淌水似的用。他老人家要是看见你连套像样的衣服都穿不上，还不怨我……”声音哽了一下。

张妈双手捧着衣服过来，忍不住开口，半劝半埋怨着说：“小姐，大过年的你说这个干什么？今天要高兴才行。”

宣代云连忙擦了擦眼角，换了笑脸，“对啊，张妈，你看我看见怀风过来就高兴得糊涂了。快，把衣服、裤子换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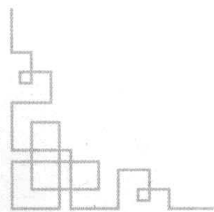
张妈也腾过手要帮宣怀风解扣子，两个女人殷勤得让宣怀风薄脸通红，连忙拿手挡着，“我自己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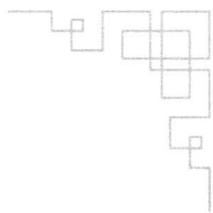
宣代云呵地一笑，缩回手，“张妈，怀风害羞呢，让他自己换吧。怀风，到屏风后面去。”

宣怀风抱着衣服往屏风后面走，张妈还在唠叨：“这小少爷真是的，对着我有什么害羞的？小时候还不是我天天帮他换衣服换裤子？”

宣代云说：“张妈，怀风不是小孩子呢，到了三月就二十二岁了。”

“就算一百〇二岁，他也还是小少爷。”





宣怀风从屏风后面出来，她们还在絮絮叨叨，转头猛一看见宣怀风站在眼前，忽然一下子安静下来。

宣怀风被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，不自在地看看自己，“穿得不合适？”

好一会儿，张妈才舒了一口气，双掌合十地念了一句佛：“活脱脱一个金玉童子，满大街成千上万的人找不出一个比小少爷更合适的了，哎呀呀，瞧这身板直挺得，肩膀说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，这衣服穿在你身上才真的是十全十美……”走过去帮怀风整领子整袖子，啧啧赞赏个不停，眼里全是说不出的自豪。

宣代云却忽然说：“怀风，我看你怎么又瘦了？这衣服是你上次过来时量了你的尺寸，找文月斋的师傅定做的，怎么穿起来腰那里显得空荡荡的？”

“空荡荡？”张妈一听，往后退一步，眯着老眼上下打量。

她刚刚才夸这套新西装十全十美，现在又皱着眉附和了宣代云：“果然是腰杆子细了，怎么真的瘦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就说会馆里没有东西吃，伙食都被那些人克扣呢。”

张妈顿时心疼，“这世道真是不叫人活了，小少爷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如今也被人作践。小少爷，算我求你，搬回这里来住，张

妈每天下厨给你整治吃的。”

宣怀风想也不想就摇头，“会馆很好，吃得也好。”

“再好也好不过张妈的手艺，小少爷从小就是吃张妈做的菜长大的。”

“张妈……”

宣代云一把拉了他，两姐弟坐了并排的两张垫着锦蒲团的圆凳。

“怀风，我正想和你说，搬回来吧。”宣代云声音略低了点，遗传自母亲，和宣怀风极为相似的水汪大眼看着弟弟，握着他的手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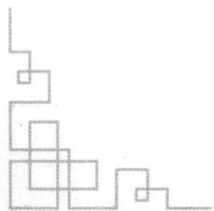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管你姐夫，他这个人就是嘴巴坏。说到底我还是年太太，当年我嫁给他时，咱们宣家也没少给嫁妆，如今爸爸去了，当姐夫的总不能连个小舅子都容不下。外头那些会馆又旧又破，都是没去处的穷酸租住的地方。听说有的会馆被褥里还有虱子，我的老天，你能在那种地方长住？”

“同仁会馆很干净的，也没有虱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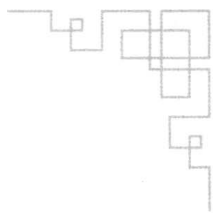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和你争什么虱子！”宣代云恼火地瞪了弟弟一眼，又气又不忍，“怀风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你也满二十的大人了，怎么还是小时候的脾气？如今我们姐弟只有你姐夫一个倚靠，你倒好，就为你姐夫几句不好听的话一声不吭搬出去。出去几个月，脾气发够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”

“姐……”

“听我把话说完。你那个数学教员，过完年就回去学校辞了吧。







那么一点点薪金，不够吃，不够用的，难道能一辈子靠教书过日子？”宣代云轻轻在他手背上打了一掌，带着一丝狡黠的浅笑，“你姐夫前几天得到了内部消息，过年后他就要被提升为副处长了，这几天乐得找不着东南西北了。我趁着他高兴，和他提了一下，要他帮你在局里谋个职务。”

宣怀风一听，清秀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，刚要说话，宣代云又抢在他前头说：“不过现在闲人多，空缺少，人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局里头挤，谁不想找个清闲又能赚稳定薪金的职务？你姐夫虽然要升副处长，但上面还有正处长呢，这事恐怕还要走动走动关系，送点礼。礼金方面别担心，姐姐这里存了一笔私房钱，衣服也给你做好了，出去见人办事，总要穿着光鲜点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伸手帮宣怀风理了理本来就平整的衣领，目光荡漾着温柔和自豪，轻声说：“我弟弟模样俊，稍微打扮一下，像张妈说的，满大街的人都比下去了。”

张妈在旁边整理着宣怀风换下来的衣服，插了一句：“可不是嘛。”

“听姐姐的，趁着过年你姐夫要给长官们拜年，你在后面跟着学学东西，见到贵人巴结一下，送点钱，谋个正经事做。”

宣怀风的脸色像犯了头疼似的，蹙了眉，“姐姐，你知道我最不喜欢那种场合。”

“什么那种场合？这是你时来运转的机会。多去去宴会什么的，